

# 行為藝術家宋冬： 「吃掉城市」!

在上海，一座烏托邦之城，於數小時內被「食慾」吞沒。幾百名市民，攜手「幹掉」了這座用餅乾、糖果搭建出來的「城市」。這是新天地復興御「吃城市」宋冬藝術行動現場，「在這件作品中，可以看到一座城市如何被迅速搭建，又如何能在短時間內消失無蹤。」中國當代知名行為藝術家宋冬在接受本報專訪時說，「我們用慾望搭建城市，同樣也在用慾望推毀它。」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

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，人們找不到認得出來的城市。因為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筆下，所有的城市都是虛構的。這是「別處」的烏托邦，雖然隨着世界趨向一致，時至今日，「別處」或已不復存在。卡爾維諾寫道，將城市劃歸為幸福、或是不幸福，沒有意義，若要區分也應是如下兩類，「一類是歷盡滄海桑田，而仍然讓慾望決定面貌的城市；另一類是抹殺了慾望、或者被慾望抹殺的城市。」



宋冬（圖右）在上海創作「吃城市」，旨在引發人們對城市生活的思考。

「餅乾之城」耗時六日，由宋冬及上海紐約大學的高校志願者們共同建造。期間六台抽濕機晝夜運行，才勉強對抗上海的潮濕空氣，避免餅乾在「築城」時受潮。「搭建」行為之外，最終還要以「吃」的方式，定義觀眾與藝術作品的關係。「開吃！」一聲令下，興奮的參與者推倒「建築」，大快朵頤，主辦方並將「街道」、「橋樑」和「地基」，打包成700餘份伴手禮，贈予路人，巍然壯觀的「城市」，瞬間灰飛煙滅。

## 公共領域開吃

為了引發人們對城市生活的思考，2003年起，宋冬即開始創作「吃城市」系列作品。從倫敦、巴黎、紐約，至北京、貴陽、上海，一座又一座的「城市」拔地而起，又被夷為平地。這些「城市」無一不是用餅乾、糖果構建，因為在宋冬看來，甜食對人類的誘惑，與城市異曲同工，「糖的另一個名字叫『美麗的毒藥』，它很具誘惑力，但吃多了不好，這很像我們的城市，我們喜歡生活其中，周末卻要逃離，往海邊，森林，回到自然，人類與城市的關係很矛盾。」「吃城市」最早發生於藝術空間，此後逐漸向公共

領域拓展，近年來宋冬與地產集團多有合作。「復興御是上海核心區域的在建樓盤，站在樓頂可以俯瞰各種地標建築，這裡亦經歷過拆除、再建，可謂時代縮影，搭建『餅乾城市』，可以讓生活在被建造城市中的人們，親自參與到築城過程。」宋冬笑言，「現實生活中是城市吃掉我們，現在我們可以吃掉城市！」

## 既無界又何談跨界

不過，宋冬構築的「餅乾之城」，緣何沒有陸家嘴「廚房三件套」——上海中心、上海環球金融中心、和金茂大廈？細察之下，「甜品電視塔」的外形也非東方明珠。原來，「吃城市」系列並不是拷貝任何一個實際存在的城市，所有的烏托邦之城都只在想像中存在。他解釋，現代化建設使得城市越來越雷同，「餅乾之城」集合了世界很多城市的影像，「有人會覺得這像某一座建築，有人又覺得像另一座，所有的建築不是一一對應的，雖然這次我在上海創作，但我搭建的不一定是上海。」

## 水到渠成的中國元素

早前業界有抱怨指，中國藝術家難以得到西方主流藝術圈的認可。宋冬在西方藝術圈享有盛名，他認為以前外國藝術家進入中國同樣很難，但如今世界已是地球村，藝術關注的也是全人類的問題，各國藝術家間的多向影響愈發明顯。「全世界各地都活躍着中國藝術家，他們受邀參加的展覽，亦是主流展覽，若說中國藝術家不能

進入主流藝術圈，那什麼又是主流？」宋冬反問。作為中國藝術家，又如何看待中國元素？宋冬回答，他既不會因為要做世界的藝術家，就刻意迴避民族性，拒絕在作品中加入一切中國元素，也不會因為中國藝術家的身份，特別彰顯中國風，「運用中國元素，應是水到渠成，刻意做與刻意不做，都不是我喜歡的方式。」

宋冬正在建造「城市」。



# 陳鈞樂： 線條勾畫精神世界「Rave Party」

展覽日期：2016年9月15日至10月8日  
展覽地點：中環雲咸街31號嘉圖現代藝術

幫助營養役生活中感到疲憊無力的人物形象找回興奮點，以工筆白描呈現世人不經束縛的感官情緒，是本港青年藝術家陳鈞樂個展「人間遊戲」所展出作品的主要畫面。對陳鈞樂而言，所謂的「遊戲」，絕不是普通的放逸嬉戲，它反倒是城市生活中衝破常規的一場盛宴。陳鈞樂認為，用線條一筆一筆地勾畫奇特詭譎的人物百態，可以令其中的「玩樂者」在利那的狂喜間超越地域及時間界限，達到如幻似真的狀態。

流暢自如的筆觸使繁複的異想世界虛實相生，可以讓駐足畫作前的觀眾被細節中的真實情景拉扯進入畫中的世界，精細嚴謹的構圖又能把觀眾在彈指間推出異界回歸現實。陳鈞樂指出：「超脫在梵文的意思是從痛苦中解脫，以自由快樂的狀態來面對周而復始的重複。陷於城市生活之中，我們有時會選擇飲酒作樂麻醉自己，打破沉悶，逃離冗贅。但我想嘗試用繪畫表達愉快無憂的情境，在腦海中建構一個快樂的國度。」值得一提的是，陳鈞樂所表現的烏托邦並非只有歡樂，畫家同時亦捕捉到了人們極樂中頓感空虛的矛盾。

談及自己沉迷線條的原因，這位尚未過而立



陳鈞樂白描作品《Rave Party》。

之年的藝術家說：「我對於線條的追求就像寫書法，線條分明的起伏，富於動感和節奏的韻律，可以體現變化和空間深度，即便沒有色彩，墨線也可以展現出抒情的力量，具有非常強的表現力。而在中國傳統畫中，水往往又是人類精神的物化外現。所以我的作品通常會與

『水』結合在一起。白描能夠充分表達我所嚮往海水的多面性，或平靜或波濤洶湧。」這也是陳鈞樂近年全心投入中國畫創作的理由——希望能透過對線條微妙變化的深入探索，找到中國傳統精神延續的多重可能。

文：趙偉

# 大衛·薩利 無限拓展繪畫可能性

1966年生於北京，1989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美術系，為中國當代知名行為藝術家。宋冬在世界各地舉辦過個展，參加過眾多重大國際展覽，如2004年的聖保羅雙年展、2011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主題展、2012年的卡塞爾文獻展等。2009年，他的個展《物盡其用》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。此外，他亦曾獲得2000年聯合國教科文青年藝術家獎金、2006年韓國光州雙年展大獎、2010AAC藝術中國年度藝術家、2012年度中國當代藝術權力榜年度藝術家、2014年獲中國當代藝術傑出貢獻獎（CCAA）。



大衛·薩利作品《Smoke Kools》。

戴着禮帽的雪人，右手又腰着短裙及長襪的美女，汽車還有相機，這些看似毫無關聯的元素一同出現在美國著名藝術家大衛·薩利的新作《Smoke Kools》之中。這位上世紀八十年代回歸具象畫派的領軍人物，以拼貼的手法把富有趣味的圖像與符號集合在同一畫面中，為觀眾創造豐富的「視覺」之餘，給作品帶來了別具一格的「加總」風味。

據介紹，薩利的作品通常與電影設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，電影中慣用的特寫、縮放、剪輯、拼接等技巧都被薩利巧妙地移植到繪畫創作之中，用畫筆打破圖像與意義的隔閡，講述複雜的視覺語言故事。以現正於立木畫廊展出的兩件作品《Buick-Town》和《Smoke Kools》為例，薩利用絲綢複製或轉移印刷攝影，創造出了戴着禮帽的肖像。而該身影的所屬人，是一位名為Audiello的演員。上世紀90年代初期，薩利為Audiello進行拍攝，當時Audiello在工作室內，以一幅未完成的繪畫為背景，展現了一系列自

發的表演。這一影像在誕生25年之後再次被啟用，是因為薩利希望藉此機會重申電影和攝影的重要性，同時突出表演——即與創作、人物與戲劇還有荒謬的重要性。而以上因素，皆為薩利藝術發展中最重視的部分。在他看來，繪畫本身也可以被歸類為一項表演。而戴着兜帽的肖像象徵着1950至60年代美國的流行文化。圖像、炭筆繪畫以及抽象表現主義符號的疊加與並置，使觀者有機會釐清且反思多樣化的觀賞體驗。

文：趙偉

展覽日期：2016年9月8日至11月12日  
展覽地點：中環畢打街12號畢打行407室立木畫廊